

语言的使用维度

编者按:无论将语言视为符号系统还是将其视为行为,都离不开使用。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彰显其价值和生命力。本栏目的5篇文章凸显一种语用学观:语言观——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而且是以人为中心的特殊本体(苗兴伟);其实,语言就是一种人文精神关照下的游戏(刘平);这种游戏发生于特定语境,因此包括指示在内的大多数语言现象只有置身于语境中才能准确解读(刘龙根、崔敏);语言游戏需要说话人与听话人通过顺应实现合作(张艳君);游戏中的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有远近、亲疏之别,也就是说具有社会心理属性(何雅媚)。

语言的人文精神观照*

苗兴伟

(山东大学, 济南 250100)

提 要:人文性是语言的重要属性。语言不仅体现了“人之为人”和“以人为本”的人文内涵,而且通过它蕴含的人文精神负载着人类的精神生活,呵护着人类的精神世界,陶冶人类的道德情操,培育人类积极向上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一方面,人类的价值评判标准、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以及人们的常态期待介入语言本体,体现人类的价值理性。另一方面,语言所蕴含的丰富人文精神不但制约着语言使用者在语言系统中的选择,而且制约着人们对语言表达的理解。

关键词:语言;人文性;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9)05 - 0068 - 6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Spirits

Miao Xing-wei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One important attribute of language is its humanistic feature. Language not only embodies the humanistic connotation of "why human is what he is" and the concept of "humanity orientation", but also through the entailed humanistic spirits bears the spiritual life of the human being, blesses the spiritual world and moulds the lofty moral values of the human being, and in so doing fosters the positive outlook on the world and human life. On the one hand, evaluative standards, ethics, behavioral norms and people's normal expectations intervene in language *per se*, which reflects the rationality of value standards of the human be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wealth of humanistic spirits entailed in language constrains not only language users' choice in the linguistic system, but also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s.

Key words: language; humanistic feature; humanistic spirits

1 引言

“人活在语言中,人不得不活在语言中,人活在程式性的语言行为中。”(钱冠连 2005)正如 Malinowski(1923)所述,语言不是“反映思想的镜子”,而是一种“行为方式”。语言负载着人类的精神生活和世界观,负载着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包孕着无限丰富的人文精神(王建峰

2005)。那么,语言蕴含着什么样的人文精神,语言如何负载着人类的精神生活和世界观并影响人的精神世界,人文精神如何介入语言本体并影响语言的表达和理解?

2 语言的人文性

要回答以上这些问题,需先从语言的人文性谈起。

* 本文初稿承蒙钱冠连教授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何谓“人文”？对“人文”最为经典的解释见于《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就是说，“人文”是与天道自然规律相对应的社会人伦秩序、精神文化现象及其规律。了解了人文现象和规律就可以教化天下，使人们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追求文明向善的境界。因此，“人文化成”的思想从很早就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

“人文”一词在英语中为 *humanity*，其复数形式 *humanities* 指人文学科，来源于拉丁文的 *humanitas* 而拉丁文 *humanitas* 又与希腊文 *paideia* 对应，指身心全面训练，特别是理想人性的培育和优雅艺术的教育，也就是人的教化。西塞罗（Cicero）把 *humanitas* 看作人性和人性的培养或心灵的教养。在中国古代教育中，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的目的也是让人知道人之为人根本，知道如何成为有道德、修养的人。总之，人文学科是研究人类价值判断和精神追求的学科，其研究目的在于探求人生的价值，寻找人生的意义，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使社会、人生更趋完美与和谐（余党绪 2003: 17）。

综观古今中外，“人文”的内涵基本上一致。在《辞海》中，“人文”解释为“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一般认为，人文包括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两个方面。人文知识主要存在于哲学、宗教、伦理、法律、历史、语言、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人文精神则超越人文知识和自然知识，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其实质是强调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注重通过文化教育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优化人性，提高人的素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使人得到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那么，“语言的人文性”指的是什么呢？学者们见仁见智。李海林指出，“人文性”是语言本体论产物，是就语言本身而言的（李海林 2000: 225）。“语言的人文性”的含义是：语言是人创造的，语言表现着人的生命活动。于根元认为，语言的人文性主要指语言含有使用者群体的文化、习俗、情趣等（于根元 1997: 5）。王建峰对人文性的解释更为全面：人文性指对人自身完善的关注与追求，包括人的尊严、价值、个性、理想、信念、品德、情操等方面；“语言的人文性”指语言蕴含的人文精神，即有关“人”——语言的使用者的思维、精神、灵魂、世界观等内容（王建峰 2005: 49）。

“语言的人文性”一直是语言哲学关注的一个问题。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以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和柏拉图（Plato）为代表的智者派就把语言看作一种活动方式，把语言学看作人类学的一部分，把语法看作文化的一部分。普罗塔哥拉和柏拉图的人文主义思想强调语言学与人类学、文化和社会学的渊源关系。赫尔德（Johann Got-

fried Herder）指出，语言是心灵的自然禀赋，唯有语言才使人具有人性；语言与思维不可分离，民族精神与民族语言密切相关。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秉承赫尔德的观点，指出语言的产生是人类内心的需要，而不只是为了维持外部的与人交流，语言存在于人的本性，是人类发展的精神力量，是达到世界观不可缺少的东西（洪堡特 1836: 25）。这一点也体现在“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之中：语言决定人类认知和文化的相对性，语言模式决定思维模式，语言影响人的世界观。帕默尔指出，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的特点的，是打开人们心灵深处奥妙的钥匙（帕默尔 1936: iii, 148）。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使语言的人文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语言决定人的思维，甚至整个世界都是语言的（王建峰 2005: 49，李洪儒 2006: 29）。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寓所，人栖居于语言这寓所中（Heidegger 1978: 318）。

语言的人文性体现为“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人类既是语言的创造者也是语言的使用者，因此“以人为本”是语言的人文性内涵的核心。

（1）语言起源的人文主义思想：就语言的起源而言，赫尔德认为语言从表达情感的自然发声演变而来（赫尔德 1772）。叶斯泊森的“la-la”理论也持有相似的观点：语言起源于人类的浪漫生活，即与爱情、游戏、诗意、歌唱等相关的声音（Jespersen 1922）。这种观点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语言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构词中的“以人为本”：以英语为例，相同的构词过程为什么会体现为不同的词缀形式呢？例如，*impossible*, *intolerant*, *incorrect*, *insane*, *illegal*, *irregular* 这一组词都经过相同的构词过程生成，即在形容词前添加否定词素，但前缀形式上的差异（*im-*, *in-*, *il-*, *ir-*）由音位方面的动因引起。以 *possible* 为例，其首音 [p] 为双唇音，而前缀 *in-* 的尾音 [m] 也是双唇音，二者的结合使发音更加自然、省力。假如将齿龈音 [n] 为尾音的前缀 *in-* 与双唇音 [p] 相结合，就会给发音带来极大不便，不符合语言经济原则。构词过程不但受到构词规则制约，而且受音位规则制约。音位规则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规则。

（3）人类中心说（anthropocentrism）：人类往往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有些词语就反映出这种倾向。例如，英语 *environment* 和 *surrounding* 都与汉语中的“环境”对应，都包含“环绕”和“围绕”的意思，这就意味着人是世界的中心，环境就是人类周围的事物。环境保护主义者更倾向于使用 *ecosystem*（生态系统）一词，因为人类与环境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人类只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在运用语言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往往把自身作为语法化的输入成分，引申出空间概念或方位概念（沈

家煊 1994; Heine, Cludi & H ünemeyer 1991)。例如,汉语“山脚、床头、门脸儿、圆心、针眼、河口”,英语 head of department, face of a mountain, eye of a potato, arm of a chair, hands of a watch 这一点也说明人类“以己度物”的倾向。Givón指出,语言反映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文化观(ego-centric cultural perspective)(Givón 1995: 64),这一点也体现在词语排列顺序上:人类排在非人类的前面,拥有者排在被拥有者前面。例如,一般说 a man and a dog,而不说 a dog and a man;一般说 Johni and his brother,而不说 his brother and Johni

(4)语法中的“人类特性”(humanness): Myhill发现,语言中存在着“人类特性”:用作主格、与格(间接宾语)、所有格的词语中,指称人类的词语占比例最高,因为这些句法角色通常与施事(行为者)、受益者以及所有者对应(Myhill 1992: 50)。Dirven & Verspoor也指出,当人类涉及某一事件时往往句子主语优先提及(Dirven & Verspoor 1998: 6)。

3 语言对人文精神的顺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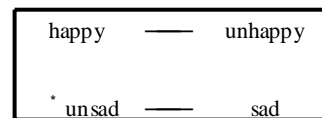
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精神的灵魂,是对人类崇高价值理想的不懈追求。也就是说,人文精神是人类最可贵的求真、向善、尚美的精神。一方面,人文精神介入“语言本体”(李洪儒 2007: 11),从而使其成为词语生成和语言表达的认知基础。另一方面,语言在某种程度上积极顺应人文精神。介入和顺应相辅相成,构成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语言折射出人类的存在状况、精神、人格、修养、品味、境界和价值取向。

Greenberg(1966)指出,语言中存在这样一种构词倾向:许多语言把 bad明确表达为 not-good或 ungood,但不会把 good表达为 not-bad或 unbad 这种不对称现象在汉语造字和构词过程中也很普遍。例如,“孬”和“歪”的造字过程不能用来生成表示积极意义的字。汉语“不高兴”、“不舒服”、“不讲理”等可以看作一个词,而“不伤心”、“不难受”、“不蛮横”等只能是词组(沈家煊 1999: 177)。

语言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倾向呢? Verschueren从顺应论角度指出, grateful — ungrateful, kind — unkind, lawful — unlawful的构词过程不能逆转,不能用一个表示 ungrateful意义的词通过添加否定前缀 un-派生表示 grateful意义的词(Verschueren 1999)。这种构词过程顺应社会准则系统中对感恩、仁慈和守法等行为和观念的重视。这一点与人们的常态期待有着密切关系,也就是说,语言的这种构词倾向顺应的是人类的正常期待和价值评判标准(陈新仁 2008: 14)。这种构词过程反映出这样一种认知基础和认知倾向:人类对美好事物的期待和追求。Clark & Clark在其“常态假设”(normality hypothesis)中指出,

“好”属于常态,“坏”属于非常态(Clark & Clark 1977: 539)。“好”处于常态是因为“好”是人们期待的,是理所当然的(Biewisch 1967)。语言不能在表示消极意义的词上添加否定词缀来构成表示积极意义的词,因为这种构词过程违反人类的正常期待和价值评判标准。也就是说,人类的正常期待和价值取向对这种构词过程产生阻遏效应。

正是由于构词过程顺应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和价值评判标准,许多语言几乎不可能在表示消极评价的词上添加否定前缀构成像 unbad, unsad, ugly之类的词。当然,这类前缀经常与表示积极评价的词结合,构成像 ungood, unhappy, unbeautiful一类词(Zimmer 1964, Boucher & Osgood 1969, Clark & Clark 1977: 539)。再如: happy — unhappy; polite — impolite; clean — unclean; friendly — unfriendly; well, healthy — unwell, unhealthy; safe — unsafe; wise — unwise; true — untrue; sad — *unsad; rude — *unrude; dirty — *undirty; hostile — *unhostile; ill, sick — *unill, *unsick; dangerous — *undangerous; foolish, stupid — *unfoolish, *unstupid; false — *unfalse 可以看出,语言在构词过程中存在不对称现象。这种不对称可以图示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表达积极意义的 happy上添加否定前缀就可构成反义词 unhappy,相当于 sad 如果在表达消极意义的 sad上添加否定前缀构成 unsad表达积极意义,那就会暗含一种认知倾向:伤心是一种正常状态,理所当然,而幸福则是非正常状态。显然,这种认知倾向与人们的期待值和事物的正常值相去甚远。“不高兴”可以看作一个词,而“不伤心”只能是词组,这是因为“不伤心”的组合不符合构词的这种认知倾向。

语言把人类对美好事物的期待和追求作为词语生成的认知基础,这一点可以从标记理论(markedness theory)得到解释。根据这一理论,语言范畴中存在着有标记和无标记的对立。表达积极意义的词是无标记项,表达消极意义的词是有标记项。例如,询问别人的年龄要用“How old are you?”而不用“How young are you?”去菜市场卖鱼,一般会问“这鱼是活的吗?”一般不会问“这鱼死了吗?”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会问“你父母还健在吗?”不会问“你父母故世了吗?”表达消极意义的词在使用上受到一定限制,一方面是因为无标记表达方式可以用来表达中性意义,另一方面是因为无标记的表达方式符合人的正常期待,有标记的表达方式不符合人的正常期待(沈家煊 1999: 110)。

这种正常的心理期待也会在词语的搭配上制约着有标记项和无标记项的使用。例如,表示积极意义的词可以与“不够”搭配,表示未达到期待程度,由于人们一般不会期待消极的一面,因此表达消极意义的词一般不与“不够”搭配。例如:不够聪明 - 不够笨,你还不笨呀! 不够文雅 - 不够粗俗,你还不粗俗呀! 不够认真 - 不够马虎,你还不马虎呀!

可以说“不够聪明、不够文雅、不够认真”,但一般不会说“不够笨、不够粗俗、不够马虎”。当然,后一种情况在特定语境中可以说。假如在演电影时,导演想要演员扮演一个粗俗角色,如果演员没有把角色的粗俗特征表现出来,导演可以说“你演得不够粗俗”。在这种特定语境中,导演所期待的不是“文雅”,而是“粗俗”。此外,在反讽表达中,表示消极意义的词可以与“不够”搭配,用在“还不够……呀!”之类的结构中,具有强烈的反驳、批评和讽刺意味。因此,“你还不马虎呀!”意味着“马虎”的程度已经超出一般程度,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褒义词与“不够”搭配,表示未达到一定期望值,当褒义词与“一点儿”搭配时,则表示程度略微增加。当事物向积极方面发展或变化时,即使在程度上增加或超出“一点儿”,都看作正常;当事物向消极方面变化时,哪怕是在程度上增加或超出“一点儿”,都看作不正常。语言表达正是顺应这一常态期待,因而“一点儿”一般出现在褒义词之后(张国宪 1995),特别是在“……一点儿吧”和“……一点儿了”的句式:谦虚一点儿(吧/了);大方一点儿(吧/了);文雅一点儿(吧/了);安静一点儿(吧/了);安分一点儿(吧/了);骄傲一点儿(吧/了);小气一点儿(吧/了);粗野一点儿(吧/了);吵闹一点儿(吧/了);放肆一点儿(吧/了)。

这种修饰或搭配上的制约并非来自语法本身,而是体现语言对人类正常心理期待的顺应。例如,汉语“最不、十分不、太不、很不、有点不”等程度词语只能修饰“好坏类”中的正面词(沈家煊 1999: 156):很不安全,很不危险;最不干净,最不脏;十分不礼貌,十分不粗鲁;有点不认真,有点不马虎;多不讲理,多不蛮横;太不文雅,太不粗俗。

这种修饰上的制约也同样来自语言对人类正常期待的顺应。这种期待具体体现为一定行为规范或评判标准。人们的生活环境应该是安全、干净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是礼貌、讲理的,人们做事的态度应该认真,行为举止应该文雅。所有这些都不仅理所当然,而且是人类的正常心理期待。以上这些程度词语都以某种心理期待或价值取向为前提,“很不安全”把“安全”作为期待值和正常值,而“很不危险”则把“危险”作为期待值和正常值,因而不可接受。除非是在反讽表达中,人们可以用讽刺或戏谑的口吻说“你是最不脏的!”“你太不粗俗了!”当

然,这种表达仍然具有强烈的批评和反驳意味。

可见,语言通过顺应求真、求善、求美的人文精神,以人类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期待作为常态,在表达上使词语的构成方式反映出积极向上的人类精神,并把社会准则、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作为词语生成和语言表达的认知基础。语言表现出的这种人文倾向反过来也会对人类的行为和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

4 乐观原则支配下的用语

乐观原则(*Pollyanna principle*)是制约语言使用的用语原则(Leech 1983, Thomas 1995)。其基本假设是:人们总是看重生活中光明的一面(Boucher & Osgood 1969, Osgood 1980)。在某种程度上,乐观既是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也是最健康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状态。乐观原则在语言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褒义词的使用频率总是高于贬义词。例如,Zajonc证明,在英语和其他一些欧洲语言中,褒义词的使用频率高于贬义词(Zajonc 1968)。根据邹韶华的统计,汉语中积极意义的词和消极意义的词的使用频率大致是7:3,与英语和俄语里的使用频率大致相当(邹韶华 2007: 65)。这说明,人们更乐于谈论好的一面,摒弃坏的一面。而且在许多语言中,褒义词无论在语义上还是在分布上都是无标记的,而贬义词往往有标记。

廖秋忠提出的“积极态度原则”与乐观原则一致,这一原则制约着词语的排列顺序:正面事物排在前面,消极事物排在后面(廖秋忠 1992: 220)。例如: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八荣八耻, merits and demer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good and evil, right(s) and wrong(s), up(s) and down(s), wax and wane, go through fair and foul

汉语许多词语的构成也遵循这样的原则,例如:“安危、进退、兴亡、胜败、盈亏、生死、荣辱、好坏、好歹、甘苦、美丑、吉凶、善恶、真假”,等等。

乐观原则制约着语言表达和理解。英语“Good luck! 用来表达祝福:“祝你好运”。那么“Bad luck! 是不是用来表达相反的意思呢?当然不是,因为乐观原则阻遏这种理解的产生(Thomas 1995: 166)。当别人不走运或遇到不幸时,人们会用“Bad luck! 表示一种遗憾、同情或安慰。由于乐观原则的支配,人们往往会从乐观角度理解语言表达。例如:你这几年变化不大(还是保持着原来的优点,还是那么年轻……);北京的变化可真大啊!(变得越来越好了);女大十八变(变得越来越漂亮了);为孩子而择邻(为有利于孩子); I'm impressed! (好印象)从以上例子中也可以看出,有些词语本来表达中性意义,但在具体使用中会发生意义偏移。中性词的语义偏移绝大部分是偏向积极意义(邹韶华 2007: 61)。英语由 luck, fortune, health, taste 等词派生的形容词 lucky, fortunate, healthy, tasty 都表示积极意义。有些中性词用在短语中也

转化为积极意义,如 have an eye/ear/nose for, have the guts to do something, to be in a place to do something, out of place, in proportion, at speed; something of a thinker,等等。汉语许多中性词与“有、是、像、算、够、成”搭配,表示积极意义。例如:“有水平”、“有地位”、“是时候”、“是地方”、“像话”、“算数”、“够意思”、“成比例”等等。

在乐观原则支配下,人们在表达悲观或消极评价时往往采用比较含蓄的方式(Leech 1983),而乐观或积极评价一般不需要通过含蓄方式表达。例如:

a The meeting was not particularly well attended

b * The meeting was not particularly badly attended

a运用含蓄方式表达一种消极评价,b只能用在特殊场合:本来的预期不乐观,而事实上来参加会议的人很多,出乎本来的意料。

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也体现在词语的搭配上。英语表示程度低的词组 a bit, a little, a little bit只修饰消极意义的评价词。例如:

a The paint was a bit dirty

b * The paint was a bit clean (Leech 1983: 147)

由于语法化的结果,a bit和 a little可以与表达消极评价意义的副词 too搭配,而不与表达积极评价意义的副词 enough搭配。例如:

a She is a little too young for the job

b * She is a little young enough for the job (Leech

1983: 148)

汉语也存在这种倾向。与 a bit和 a little对应的“有点儿”一般用来修饰贬义词。例如:“有点儿糊涂,有点儿骄傲,有点儿脏;”“有点儿清楚,“有点儿谦虚,“有点儿干净。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贬义词表达消极评价,采用含蓄表达方式更加符合乐观原则。相反,褒义词表达积极评价,采用直接了当的表达方式显然更加符合乐观原则。沈家煊解释如下:人总是倾向好的一面,令人如意的事情就希望往大里说,不如意的事情就要往小里说,这种说法固化的结果就是程度副词“有点儿”只修饰贬义词(沈家煊 1999: 188)。

乐观原则对语言使用的制约远不止这些。Leech (1983)认为,委婉语(euphemism)的使用也体现乐观原则。当然,委婉语属于修辞范畴,有别于以上提到的已经固化的表达方式。委婉语可选择,而固化的表达方式体现语言对常态期待和社会规范的顺应或乐观原则对语言表达的制约,因而不可选择。有些修辞现象也可以在语言中固化为规约性的表达方式。

5 结束语

语言本身具有丰富的人文性内涵。须要指出,语言的人文性既不排除语言的工具性,也不否定语言研究的

科学性。语言的人文性指语言蕴含的人文精神。语言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语言通过它蕴含的人文精神负载着人类的精神生活,呵护着人类的精神世界,陶冶人类崇高的道德情操,培育人类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一方面,人类的价值评判标准、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以及人们的常态期待介入语言本体,体现人类的价值理性和崇高的理想追求。另一方面,语言蕴含的丰富人文精神不但制约着语言使用者在语言系统中的选择,而且制约着人们对语言表达的理解,最能体现人文精神的“乐观原则”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语言的人文性是就语言本体而言的,语言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正常什么不正常,语言将人文精神融入语言本体并在语言系统和语言表达中得到固化,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行为和精神世界,使语言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

注释

李洪儒指出,“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而且是一种特殊在者;语言就是人,人就是语言”。其实,此处的“特殊在者”就是本文中的语言本体。

Pollyanna是 Eleanor Porter的小说 *Pollyanna* (1913)的主人公,她总是用乐观的方式对待生活,在生活中看到光明的一面,并以此感染周围的人,该词后来被收入辞典,指充满乐观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当说话者表达自谦时,可以用“有点儿”修饰褒义词,但这必须以先前的语境作对比。例如:“你说我不清楚,其实我还是有点清楚的”。

或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悖论:语言中为什么存在着与人文精神相悖的现象呢?如谎言,妄言,谬言,歪曲,施害,诬陷,诽谤,污言秽语,等等。这一问题应当属于语言工具论的范畴,而最终还是属于“人”的问题。如果把语言看作是工具的话,语言的确可以用来达到各种不同的目的,但语言在其中只是一种工具或中介。语言的人文性是语言本体的产物,因而不能与其工具性相提并论。

参考文献

- 陈新仁. 英语反义词缀派生的语用制约 [J]. 外语研究, 2008(1).
- 赫尔德. 论语言的起源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李海林. 言语教学论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 李洪儒. 系词: 人在语句中的存在家园——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二 [J]. 外语学刊, 2006(2).

- 李洪儒. 意见命题意向谓词与命题的搭配——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六 [J]. 外语学刊, 2007(4).
- 廖秋忠. 廖秋忠文集 [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 帕默尔, L. R. 语言学概论 (1936)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钱冠连. 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沈家煊. “语法化”研究综观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4(4).
- 沈家煊. 不对称和标记论 [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
- 王建峰. 语言的人文性 [J]. 语文学刊, 2005(10).
- 于根元. 语言的人文性——“语言哲学对话”选载之一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7(1).
- 余党绪. 人文探究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张国宪. 语言单位的有标记与无标记现象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5(4).
- 邹韶华. 语用频率效应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邹韶华. 中性词语义偏移的类型与成因 [J]. 外语学刊, 2007(6).
- Armstrong, N. & Hogg, C. The Pollyanna Principle in French: A Study of Variable Lexi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1(33).
- Bierwisch, M. Some Semantic Universals of German Adjectivals [J].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1967(3).
- Boucher, J. & Osgood, C. E. The Pollyanna hypothesis [J].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1969(8).
- Clark, H. H. & Clark, E. V. *Psychology and Language*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
- Dirven, R. & Verspoor, M. *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 Amsterdam: Benjamins, 1998.
- Givón, T. *Functionalism and Grammar*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
- Greenberg, J. H. *Language Universals* [M]. The Hague: Mouton, 1966.
- Heidegger, M. *Briefüber Humanismus, Wegmarken* [M].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78.
- Heine, B., Claudi, U. & Hünnemeyer, F.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Jespersen, O.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M]. London: Allen & Unwin, 1922.
- Leech, G. N.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 London: Longman, 1983.
- Malinowski, B.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Supplement to C. K. Ogden and I. A.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23.
- Myhill, J. *Typ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Oxford: Blackwell, 1992.
- Osgood, C. E. *Lectures on Language Performance*.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80.
- Thomas, J. *Meaning in Intera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 [M]. London: Longman, 1995.
- Verschuere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9.
- Zajonc, R. B. Attitudinal Effects of Mere Exposure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Monograph Supplement*, 1968(9).
- Zimmer, K. E. Affixal Negation in English and Other Languages: An Investigation of Restricted Productivity [J]. *Word, Supplement*, 1964(20).

收稿日期: 2008 - 08 - 28

【责任编辑 李洪儒】